



上午九点多钟，光华公社中学正在上课，整个校园一片寂静。忽然，从教导处开着的窗户里传出了一阵调试胡琴的声音。声音粗重而涩滞，然而极其宏亮。仿佛往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一块石头，整个操场上空的空气顿时振荡了起来。

拉胡琴的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他正对着窗户，坐在一把椅子上，歪着脖子，侧着耳朵，认真地审听着自己调出来的音色。当他感到比较满意了时，便晃开膀子拉了起来。他的技术并不高明，弓毛和琴弦的接触十分生硬，琴声中经常夹带着一些沙哑的噪音。他先拉了几遍《喜送丰收粮》的乐曲，还颇有点欢快的气氛。后来又突然改拉单出头《王二姐思夫》的曲调，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批判和禁止的“黄色”戏曲，他很欣赏其中那哀怨凄婉、低回反复的旋律。但经他拉出后，竟好像寡妇在哭丧了。

房间的西北角还有一个大约二十五六岁的男教师正在他的办公桌前备课。他低着头，时而翻书，时而书写，时而沉思，间或抬起眼镜来，不满地看看拉胡琴的小伙子的背影。他是新分配来工作的东北某大学的毕业生柳明义，到这里才三天。

门外响起了自行车声，接着进来了一个二十四五岁模样的小伙子。他头戴一顶没有帽徽的的确良黄军帽，身穿没有领章的的确良黄军装、灰涤卡的细腿儿裤子，脚上是一双铮亮的黑皮鞋。他中等身材，白净的方脸，弯弯的眉毛下眨着机灵的小眼珠儿，显得很精神。他叫朱友福。

“哎，小宝！你他妈的拉的什么玩意儿？”

拉胡琴的小伙子回头一看，连忙停下动作，嘻开嘴道：“哎呀！朱哥们儿！我当谁呢！快坐快坐！哪阵风儿把你吹回来了？来来来，”他赶忙掏出烟盒来，“先抽一支！”

朱友福并不接烟，往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去，不屑地说：“这老破